

雪米莉 著

「女」字系列之

女江湖



贵州人民出版社

女江湖

雪米莉 著

贵州人民出版社

(黔)新登字 01 号

责任编辑 王才禹

封面设计 曾一琳

女 江 湖

雪米莉 著

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

(贵阳市延安中路 9 号)

四川省地矿局测绘队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 32 开本 印张 9.5 180 千字

1992 年 12 月第 1 版 1992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—30000

ISBN7-221-02835-4/1.357

定价:4.90 元

责任编辑：王才禹
设计：曾一琳



内 容 提 要

九龙地区旺角，是黑道猖獗之地；有条无名小街，是匪徒们各显神通的世界，被称之为“蓬莱街”。这里受三合会、潮帮两大帮会控制，充斥着赌档、舞厅、桑拿浴室，是变相红灯区大赌窟。

潮帮大佬，“蓬莱街”霸王娱乐圈老板王海龙，原是大陆四川人，因小妹余小桦的身体为三合会大佬张炳发所害，铤而走险，浪迹黑道，期盼有朝一日能替妹报仇。赴港探亲的大陆客钟浩歌，无意间开罪了张炳发，遭三合会成员的追杀，幸得王海龙拔刀相助，方才免去灭顶之灾。为报王海龙救命之恩，钟浩歌加入了潮帮。张炳发对王、钟二人恨之入骨，千方百计欲置他们于死地，因张炳发与诸多政界要员有联系，在连续制造了“蓬莱街凶杀案”、“圣马利亚嫁祸案”、“谋杀记者徐仁慧案”、“诱使少女吸毒成性案”之后，不仅依然得以逍遥法外，而且在潜移默化间已将魔刀伸向了王、钟二人。在一系列发生在身旁的血吞火并事件之后，在钟浩歌余小桦的开导下，王海龙决心投诚警方，与警方携手共灭张炳发，不料他又遭潮帮前辈卢伯、李雨秋追杀……

最后，万恶的张炳发终于死在了正义的枪口之下，但是，正义的开枪者却要作为罪犯被警方带走，送往冷冷冰冰的法庭……

目 录

第一章	赌博人生	(1)
第二章	蓬莱夜事	(31)
第三章	青春野火	(59)
第四章	仙人风度	(88)
第五章	红粉知己	(114)
第六章	赌海迷雾	(149)
第七章	人妖妖人	(179)
第八章	饮食男女	(208)
第九章	血绽红颜	(236)
尾 声	喋血画梦	(264)

第一章 赌博人生

世界太小太小，区区一张纸牌，便足以昏天暗地乃至铺天盖地。

钟阿海额上青筋暴绽，脸呈赤酱色，双目浮凸烁光，手舞足蹈地大声吼叫：

“3！黑桃3！黑桃3！！”

钟阿海在同人玩二十一点。他摸的第一张牌是9，第二张牌又是一个9，如果第三张牌是一个3，那么他将凑足一个振奋人心的二十一点，成为此次赌事的赢家。

钟阿海下的赌注是二百港元。如果天遂人愿他成为赢家，对方的二百港元便会乖乖地拱手奉让于他。

对于大贾豪商来说，二百港元自然是不足为道的小菜一碟，但对于年过半百的钟阿海而言，二百港元则意味着诸多的柴米油盐 and 通菜街上早就该给女儿买的绸质花衣裳。

“3！黑桃3！”

钟阿海声嘶力竭地重复着同样的话，仿佛那张注定永远都是败多胜少的纸牌会在冥冥中感动于他的虔诚，从而变换成一个他所期冀的数码！

纸牌在庄家的手中龙飞凤舞般走线散珠，飘飘洒洒中自带一份浪漫和诡谲，那飞扬扑腾的姿势悠悠然构建一座空中迷宫，由不得人不心甘情愿地置身其中而又自然而然地跌得

鼻青眼肿。

赌博是一张金光闪闪华贵雍容的罗网，贪慕虚荣的人们为了看清或者拥有罗网，远远地朝它走去，直到有一天身不由己地被罗网紧紧缠缚，依然会有一种臆想的欣悦和心理平衡：

啊，至尊至贵的罗网，我终于得到了你——

庄家发牌了。

钟阿海胆战心惊地紧盯着发向他的那张纸牌，半天不敢伸手去接。

纸牌背后花花绿绿的纹饰图案在他眼中狂蹈乱舞，恍若一口深井，钟阿海的目光跌进去便无爬起来的力量；又似一张招魂幡，严严实实覆盖了钟阿海的整个世界。幡布飞兮舞兮，钟阿海的心也便跌兮宕兮抖兮跳兮……

“翻牌呀，翻呀，翻呀！”

赌桌上围观的人见钟阿海迟迟不去翻牌，一个个都火急火燎、迫不及待地催促他马上掀动那决定命运的纸牌。

众目睽睽之下，钟阿海怯怯地瞥了赌桌对面的对手赵瘦鹤一眼，但见他目光沉静而自信，一副胸有成竹胜券在握的神情，钟阿海不由得更加心慌意乱。

有一刹那，钟阿海真的后悔自己不该踏进赌场。

钟阿海战战兢兢地捧着那张薄薄的纸片，信徒朝圣一般的神情，目光中有火在燃烧。

蓦地，他翻开了纸牌，一个骇人的数字窜进了他的眼帘——

又是一个黑桃 9！

钟阿海顿如泄气之皮球，整个的人全都瘫倒在赌桌上。

赵瘦鹤悠闲地叼起一支“云丝顿”高级香烟，也睨着钟阿

海，潇潇洒洒地将两张红鱼(百元港币)从他的肘边夹过，按进自己的口袋。

赌桌旁响起了赌客的恭维声：

“赵老板赌技日长，加之福大手运好，不要说区区一个耶利亚娱乐场，我看就是整个旺角，乃至整个港九，能与赵老板旗鼓相当势均力敌的，怕是数也数得着。”

连忙有人附和：

“就是，赵老板英年有为，小小年纪便能将诺大的耶利亚娱乐场经营得风生水响蒸蒸日上，实在令我等耶利亚常客钦佩不已感叹不已啊。”

闻听此言，赵瘦鹤愈发露出矜持跋扈之神情，得意豪气，尽染眉宇。

赵瘦鹤年轻的脸上确实没有多大风霜之后的痕迹。他的模样，大抵算得上人们常说的那种“小白脸”，如果不是他的“小白脸”丧失笑的表情功能外，他真的可以算得上一个美男子。

赵瘦鹤从来不笑，他的眼中每每悬浮着阴鸷而冷酷凶光。

“你为什么 not 笑？”

两年前，当时的耶利亚娱乐场大老板张炳发忍不住地问了赵瘦鹤这样一句。赵瘦鹤嘴角往右一撇(这大概就是我最柔和的表情)，反问道：

“张老板，我也正想请教您：您同其他人为什么要笑口常开？笑到底有什么好处？”

张炳发愣了一愣，随即咧开笑嘴：“俗话说，笑一笑，十年少嘛。该笑的时候不笑，心里不闷得发慌吗？”

赵瘦鹤直视着张炳发：“请允许我再请教您一句，张老板，

人活世上，究竟什么事该笑？什么事又不该笑？”

张炳发对这个清秀冷峻的年轻赌客产生了更大兴趣，道：

“开心的时候就笑，不开心的时候就哭，这是正常人很自然的表情嘛。”

赵瘦鹤的表情冷穆得骇人：“开心在心里，何必把它挂在脸上。何况，这个世界上根本就没有什么真正令人开心的事情。”

张炳发是何其敏感狡黠之辈，他早已从赵瘦鹤的冷傲偏激的言行中捕捉到诸多信息，压低嗓门，不露声色地说：

“你像一个缺乏家庭温暖的人。”

赵瘦鹤直言相称：“我3岁丧父，5岁丧母，若干年来，我一直穿梭于几个亲戚家，由他们把我养大成人。”

张炳发说：“一般来讲，贫困人家的孩子，言行都比较规矩和检点，像赵先生这样时常出入赌场的，恐怕并不多见。”

“我不认为自己时常出入赌场就算行为不检点，并且，我下注行赌有一定的原则，张老板，难道你没有发现我经常处于不赢不输的平衡状态吗？我虽然没有本事去赢取别人过多的钱，但是我却能紧紧守住自己的钱袋，绝不轻易支付给别人一分一厘。”

张炳发有点疑惑了：“这么说，你行赌并不为发财？”

赵瘦鹤颌首：“正是。”

“既然没有速速发财的功利心，又何必如此忘我地浪迹赌场？年轻人，赌场是一个大染缸，饶你是金刚铁骨，也会被它泡酥泡溶成一滩废物的。”身为赌场老板的张炳发，那时自然就出了几句砸招牌的良心话。话一出口他自己也吃了一惊，而更吃惊的当然是当事人赵瘦鹤，他定定地凝视着张炳发，沉吟

道：

“谢谢张老板的提醒。我虽然对赢钱不存在过高的奢望，但我进赌场却有另外一个目的。赌博如人生，常常是瞬息定乾坤，一子之差，一数之隔，后果自然是大相径庭。输赢的或然总是一定的，而人在赌博时若能保持清醒而冷静的头脑，审时度势，趋利避害，它所产生的主观能动性却是无限的。换句话说，很多的时候，生杀予夺的大权实际上操纵在人自身的手上。这与人生何其相似乃尔！掀错一张牌可以让人输掉赌注，走错一步路却可以让人误入迷津乃至让人永世跌入万劫不复的境地！”

张炳发点点头：“精彩，精彩。赵先生进赌场，主要是为了体味那一种临战时坐怀不乱、探幽发微地思考和分析问题的气氛，以便于看清前程，走稳自己的每一步人生路。那么，赵先生为何又要标榜自己对赢钱不存过高的期望呢？依我之见，保持清醒冷静的头脑思考分析问题，其目的还是为了成赢家。”

赵瘦鹤正色道：“谋事在人，成事在天。成败输赢，自有天意注定。天意不可违。”

一时间张炳发竟然无言以对。但他已深深地意识到眼前的赵瘦鹤远非凡夫俗子，在经过一段时间的考察之后，他决定启用赵瘦鹤。

那一天赵瘦鹤手运极为不佳，直输三盘，刚刚领发的薪水耗空殆尽，攒了好几个月的钱才买成的一件名贵西服也输掉了，沮丧恼怒得不得了，还要愤而离开娱乐场，一个小巧迷人的侍应小姐挟香飘来，冲着他甜甜一笑：

“赵先生，张老板在经理办公室等您。他有要事与您相商。”

赵瘦鹤是耶利亚娱乐场的常客，与这里的赌客、侍应生，以及大小管理人员都极为熟稔。对于娱乐场的大老板张炳发，他的印象不好也不坏，虽然偶尔也与他不咸不淡地谈几句话，但那都是在赌桌旁，今天是怎么啦，张老板何以要在经理办公室约见他？

赵瘦鹤目中的茫然和惶然被侍应生詹妮小姐尽收眼底，她莞尔一笑，莺语娇声道：

“还愣在那儿干嘛，还不赶快去见张老板？哎呀呀，瞧你一脸的霉相，你能不能够开心一点点？”

“不能够！”赵瘦鹤瞪了詹妮小姐一眼，昂昂然转身朝经理办公室走去。

“你——”詹妮无辜受抢白，芳颜震怒，使劲地跺了一跺脚。

是的，詹妮拿赵瘦鹤有什么办法呢？这个从来不与侍应小姐调情，从来不笑的冷面男人，本身就像一座巍巍峙立的雄峻大山，使人不自主地朝它走去，徜徉于它的深菁幽林，诱人萌生踏遍它的每一个角落征服它的最高峰巅的渴望，然而游人最终的必然结果却是：迷失或摔交。

世上有一种奇怪的现象，愈是冷漠，你却愈是感到亲切；愈是遥远，你却愈是感到逼近。距离是抽象的透明的，然而距离却不是虚幻的软弱的，如果你有意漠视它的存在，它便会化为一种物质力量来给你一个厉害。

詹妮小姐漠视距离的存在，难怪她要碰壁了。

“我爱上了他吗？”瞅着赵瘦鹤那渐渐远去的瘦高颀长的背影，她喃喃地反问自己。

赵瘦鹤推开经理办公室的门，看见张炳发正端坐在写字

桌前，便问：

“张老板，您找我？”

张炳发从写字桌前站起身来，将赵瘦鹤请到左侧的沙发上落座，随即自己也坐在他的身旁，悠悠道：

“赵先生，你是香港大学科班出身，学的是商贸经济，门门功课皆优，本该是叱咤商界的干将之才，如今却委委屈屈地供职于一家小银行做小职员，你，不感到很痛苦吗？”

赵瘦鹤心中凛然一震，虽然以往他与张炳发有过一些交谈，但远未达到涉及个人经历的程度。照说，张炳发这样一个有头有面有身份的大老板，再有闲情逸致，也不会无聊到去调查一个普通赌客的经历！这是怎么回事？

张炳发哈哈一笑，摆着手道：“是龙是虫，明眼人一目了然。赵先生，我知道你是藏龙卧虎之辈，终有一天会啸吟商界的。”

赵瘦鹤更是不解，讷讷道：“张老板何出此语……”

张炳发双目灼灼放光：“请你先回答我的一个问题：你对你的现状满意吗？想不想有一个飞跃式的改变？”

赵瘦鹤道：“在银行我的日常工作是点数钞票，而这种工作，是一个小学五年级的学生就完全可以胜任的。我对我的工作失望之极，痛恨之极，却又不得不将自己的大部分光阴泡在工作中……”

张炳发逼视着他：“你觉得耶利亚娱乐场怎么样？”

赵瘦鹤道：“娱乐场办得很不错的，集舞厅、桑那浴室、球场、赌档于一身，很吸引人。”

张炳发又问：“耶利亚与南街的霸王娱乐圈相比，前景是否乐观？”

赵瘦鹤沉吟道：“霸王娱乐圈的经营范围与耶利亚大致相当，但他们的经营方式比较灵活，照目前的情形看来——恕我直言，耶利亚并不比霸王占有多少优势。”

张炳发因势利导：“那么，你认为耶利亚的薄弱环节主要出在哪一方面？要压倒霸王，耶利亚应该朝着什么方向努力？”

赵瘦鹤侃侃而谈：“舞厅、桑拿浴室、球场，这些娱乐场所香港的大街小巷比比皆是，而像耶利亚和霸王一样几乎是明正言顺地开设的赌档，恐怕港九鲜见。真的要办活耶利亚，我认为应该变幻多种形式经营赌博生意。”

张炳发一巴掌击在自己的大腿上，跳起来道：“好！阿鹤，耶利亚的赌档我就交给你了！从现在起，你就是耶利亚娱乐场麻雀馆的经理了！”

“我当经理？”赵瘦鹤如同丈二和尚，横竖摸不着自己的头脑，睁大眼瞅了瞅张炳发兴奋的脸，又使劲地拍了拍自己的胳膊，知道一切都不是梦。可是他又实在不敢相信这一切都是现实。

大学毕业后，毫无家庭背景又毫无物质基础的赵瘦鹤谋到了一份银行听差的工作，对赵瘦鹤来说，这份工作虽然令人绝望，但毕竟可以养活自己。并且，野心勃勃的赵瘦鹤还给自己拟定了详尽的进取计划：10年之内，成为业务部经理；20年内，成为银行副总理；30年内，成为银行总经理并争取成为总行股东兼董事；40年内……

他不敢奢望一步登天的美事，他明白在香港这片竞争激烈的雄性土壤上，光凭一点小聪明是成就不了大事业的，忍辱方能负重，宁静才能致远。

他知道自己不是庸碌之辈，所以，对于自己的本职工作，

他总是脚踏实地地尽可能去做好。他相信，即使没有外力的作用、机遇的降临，成功也会伴随着他的白发星星点点地生长出来的。

而现在，横空出世的机遇扑面而来，一下子将他的创业计划缩短了十年！

经理！现在他就是耶利亚娱乐场麻雀馆的经理了！也就是说，偌大一层楼的赌档，将全权由他负责经营管理了！

“阿鹤，怎么样，愿不愿意屈尊耶利亚？有没有信心搞好赌档？”张炳发慈眉善目，悦声问道。

心中虽然激动无比，赵瘦鹤的表情却依然沉静：“我尽力。”

人的命运就有这样奇妙，几分钟前赵瘦鹤还是赌档里的普通赌客，几分钟后摇身一变，竟然成了赌档里的主人。

赵瘦鹤果然是具有雄才伟略的经纬之材，自从他出任赌档经理以来，赌客巨增，大有旗招靡展如日中天之势。南街的霸王娱乐圈，在耶利亚的强大冲击下，显得很是不景气。

做银行职员的时候，赵瘦鹤时常下注行赌，成了赌档经理，赵瘦鹤反倒赌得少了。他只有在兴致特别高的时候才偶尔赌一赌，比如此刻。

钟阿海输了两百港元，又痛苦又不服气，想继续行赌又苦于没有资本，就那样仇视着赵瘦鹤，赖在赌桌旁不愿意起身。

其他赌客不耐烦起来：

“钟老头呀，刚才叫你不要与赵老板对赌，你偏不听。现在输钱了，心痛了吧？”

“没钱就不要赖在赌桌旁嘛，不拉屎就不要占着茅厕嘛，咱伙伴还要玩牌呢。”

“钟老头，回家去吧，拿了钱再来玩，博彩嘛，总是有输有赢的。”

.....

钟阿海是耶利亚的常客，虽然每次投注的数目都很小，但他来得很频繁。许多赌客都熟识他，并且知道他的家境很拮据，他总寄望于靠赌博来发一笔财，从而过上好生活。

钟阿海的愿望实在太平凡了，几乎每一个赌客都有与他同样的想法。结果往往应验那句话：越赌越穷，越穷越赌，循环往复，永无终了。

钟阿海多么希望今天能够成为赢家啊！今天是女儿阿贞 19 岁的生日，女儿长到 19 岁了，做爹的他竟然没有给她买一件像样的生日礼物……钟阿海老早就在准备给女儿买礼物的钱了，风里来雨里去荡着渔舟打了一个多月的鱼，攒下了两百港元，本想给女儿买下一串翡翠项链，无奈店主要价 310 元，少一个子儿也不卖，钟阿海讲了几许久的价钱，店主依然不进油盐，弄得钟阿海好不为难。

商店里倒是有许多廉价的项链，但钟阿海觉得它们很俗气，根本配不上自己的女儿，所以很自然地对它们不屑一顾。

旺角地区的通菜街是香港有名的“女儿街”，仅长 400 米，街两旁密布着几百个露天摊档，主要销售女性时装、化妆品、首饰、内衣、T 恤之类，大多是港制的廉价品、次价品、仿制品之类。

有一天钟阿海和女儿钟玉贞从亚皆老街到登打士街去，其间横穿“女人街”，在熙来攘往的人潮中走着走着钟玉贞突然站住了，钟阿海走了好一截路才发现阿贞没有跟上来，便回转身去唤她。

“爹地你看，”钟玉贞看见爹地走近了自己，便指着身旁的摊档说，“你看，项链，翡翠项链。真乖，乖极了。”

顺着女儿的手指望去，钟阿海看见了玻璃柜里躺着的那串首饰。项链本身并无特别之处，只是链端串连的那枚心形翡翠，发散着绿莹莹亮晶晶的光芒，把钟玉贞的眼睛都映绿了。

女儿的目光和翡翠的绿光绸子一样交汇、飘摇、把钟阿海的心刺得好痛好痛。

钟阿海低声下气地问店主：“这串项链卖多少钱？”

店主把眼一掀：“250元，少一个子儿也不卖。”

钟阿海吓了一跳，连忙摇头：“太贵，太贵。”

店主把眼一横：“贵？正宗上海货，抢手得很哩！你若是明天来买，没准儿我会要价350哩！”

钟玉贞拽着爹地离开这片首饰摊档，走着走着忽又叹口气，怅怅道：

“唉，那样贵那样美的首饰，我这一辈子恐怕都没有福气佩戴了。”

说者无意，听者有心。钟阿海望了女儿一眼，说：“你等等，”趑趄回身来到那片首饰摊档。店主大喜过望，扬声应酬道：

“想通了，师傅？我说嘛，识珠还需明眼人，你有那档漂亮的闺女，不花钱打扮打扮她，实在是太不应该了——”

钟阿海切切道：“这串项链，你能不能够替我保存一个月？下一月的今天，我一定把它买下来！”

店主大失所望，心灰意冷道：“这我恐怕很难做到，事实上，只要有人愿意花上250元，这串项链就可以归属于他。”

“师傅，你就例外一次吧。小女痴爱这串项链，刚才她那神情你也看到了，下个月的今天是她的生日，我想……”钟阿海